

美歐關係之檢討

陳澤豐

歐洲共同市場的九國外長於九月十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集會兩天，協商西歐對美國的共同立場問題，其成就有二：(一)歐洲「認同」(Identite)之肯定——設立一個歐洲政府在以往僅是一種抽象的籲求，今後將變成一個具體的目標；(二)體認與美國談判的必要性——九國摒棄歐洲沙文主義(Chauvinisme)，同意與美國展開一連串的建设性談判。如此無異為尼克森今年秋天的訪歐之行掃除了障礙，也為爭攘甚久、曖昧難明的美歐關係廓清一層陰霾。

一 歐洲人看美國

在聯軍登陸西西里島(一九四三)後三十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誕生(一九四九)後二十四年的今天，在許多美國人的眼光中，歐洲似乎已變成一個難以相處的盟友，甚至是不合理喻、近乎忘恩負義之徒。在「時代週刊」漫畫作家薩克遜(Charles Saxon)描繪下，歐洲已由農業壯漢一躍而為工業巨人，一面口含雪茄烟吞雲吐霧，一面志得意滿的數着手上一大疊美鈔，背景是烟囪林立的大工廠。相反的，大西洋對岸站立的却是一個面對巨人乾瞪眼、還帶幾分驚駭神情的瘦小商人，而腳邊丟棄的是一個內無分文的空皮箱。對美國人而言，這無疑是一幅難以忍受的畫面。

三、四十年來，歐洲人一向視美國為他們的解放者(Liberators)，沒有美國的好管閒事，納粹和法西斯政權豈會輕易土崩瓦解！沒有美軍的參戰，反侵略的戰爭焉能如此快速結束！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又變成自由歐洲的防衛者，以對抗史達林主義的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的簽定，及時遏阻了新的侵略氣燄。當然，西歐想維持自由、開放社會的意願，若無美國的軍事保證，勢將變成不可能。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歐洲人的安全美夢尚維持了一段時間，不過却因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事件的發生而猝然驚醒。歐洲人開始意識到，美國的保證有其限度，亦即是說，這種保證僅適用於西歐，並不適用於東歐。匈

牙利事件的教訓，同樣對西德、法國及義大利具有警惕作用，雖不至人人自危，却也惴惴不安。

法國戴高樂由此得到結論，既然美國的軍事保證有其限度，既然美國的核子傘保護因蘇俄有報復能力而變成並非絕對可恃，那麼歐洲各國就該發展自己的防衛武力。為此，法國政策乃朝向兩方面努力：一者積極發展原子武器，一者刻意「東向」，與蘇俄進行和解。對法國人而言，蘇俄是一個歐洲強國，其於歐洲安全的威脅最大，美國既非完全可恃，唯有拉攏蘇俄以求自保。

及越戰爆發，美國以大量人力和物力投入越南戰場，在歐洲人看來，即使美國的介入越戰有其政治動戰，但對其一再轟炸河內的作法並不同情，甚至加以譴責，美國的傳統威望因而隨之下降。此外，美國注意力的轉移，華盛頓外交與戰略的轉向，對於一向抱持「歐洲第一」的歐洲人也是難以忍受的。

迨尼克森再度連任，一面與毛共和蘇俄進行和解，一面厲行尼克森主義，以逐漸擺脫世界事務，同時呼籲各國共同担負起該地區的防衛責任。在歐人的眼中，以往美國那種慷慨大方的作風，現已不復見，代之而來的却是一個斤斤計較、伸手要錢的美國。例如威脅馬克升值，要求西歐分攤防衛經費等即是此一意識型態的表露。

二 美國人看歐洲

歐洲人看美國，在薩克遜筆下，係一個矮小的農夫站立在中世紀的磨坊前，以充滿驚訝的眼光注視一個皮箱中裝滿美鈔、目空一切的巨人。

第二次大戰後，歐洲的殘破凋零引起美國人極大的同情，由於個人捐款和國際慈善救助不能滿足實際需要，遂有一九四七年六月「馬歇爾計劃」的提出。此一計劃的實施，不僅獲得西歐各國政府及人民的感謝，也奠下戰後美歐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爲了保證「馬歇爾計劃」在政治和經濟上之有效執行，當時美國已有歐洲需要「關稅聯盟」或「經濟統合」的論調，若干國會領袖甚至提出「歐洲邦聯」的主張，大多數記者、專欄作家、商人及工會領袖均對歐洲的前途表示充滿信心。一九五〇年當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倡議設立「煤鋼共同體」時，似乎亦即是美國希望之所繫。吾人可以相信，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石——支持西歐統合，在此時已告確定。不過，一九六三年戴高樂之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無異予美國歐洲政策的樂觀態度澆下一盆冷水。

其後，美國因介入東南亞戰事，自一九六四年開始出現貿易逆差，而另一方面美國工商界在歐洲大量投資的結果，却使歐洲欣欣向榮。共同市場國家欣欣向榮的結果，也即保護主義的抬頭，阻礙了美國的自由貿易，自然引起美國的極端不滿。

美國尼克森總統爲致力平衡的調整，於今年四月透過季辛吉安全顧問宣佈「新大西洋憲章」的構想，並重申一九七三年爲「歐洲年」。季氏曾暗示，歐洲只有區域性的利益，與美國的全球性利益似不可相提並論。這種「美國本位」，美歐不對等關係的論調，一度引起歐洲輿論的冷漠反應，亦爲美歐調整全盤關係中一項心理障礙。

三 美歐關係的癥結

二次大戰甫告結束之際，美國與西歐出於共同的恐懼而趨向合作，美國以大量經濟援助幫忙戰後歐洲的重建，所以美歐的關係單純而不複雜。今天的歐洲共同市場已由六國擴大爲九國，其國民生產毛額已高達七二六九·九億美元，凌駕蘇俄，直追美國①。即以最近國民平均所得而言，西德的六、二六〇美元已超過美國的六、〇九〇美元②。經濟力量的改變和競爭性的加

美歐關係之檢討

強，無疑是引起美國不安、急待調整雙方關係的一大因素。

四分之一世紀同盟的結果，今日美歐關係不外三個主要癥結：

（一）政治的結——正在進行統合，但實際距離統和地步仍然相當遙遠的西歐，今後它和美國的關係可以是什麼樣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

（二）戰略的結——鑒於東西方軍力的部署，西歐應該被保護到何種程度？換言之，西歐在何種條件下始有安全感？

（三）經濟的結——西歐在經濟上已然壯大，它也可以應該幫忙美國克服貿易與貨幣的困難到何種限度？因爲美國認爲，這種困難部分由於美軍之駐紮歐洲而引起。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與歐洲間觀念和意見的分歧小，實際利益的衝突大。意見不同尚可以設法溝通消除，而利益的衝突却甚難協調。例如貨幣的價值、貿易額的多寡、投資額的盈餘，工作及失業問題等都是最迫切、而又最難解決的問題。

這些利益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僅表露在美歐關係上，也出現在共同市場各會員國之間。歐洲統合已有二十年的過程，但國家利益的衝突又往往使之分崩離析。從歐洲各國美金儲藏量、外銷成績及貨幣的地位來看，歐洲國家間的利益是無法協調的。悲觀一點說，這中間是不可能奇蹟出現的。別的不談，單以貿易而論，歐洲國家間即有甚大出入。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C.D.E.）的一項統計，茲列表如下③：〔單位：百萬美元〕

項	別	西	德	法	國	義	大	利	荷	蘭
支	付									
平	衡									
對	美									
美	貿									
百	易									
分	平									
比	衡									
16%	+226									
	+15,220									
11%	-700									
	+5,440									
18%	+44									
	-530									
11%	-875									
	+2,010									

（下轉第9頁）

言，也不會太願意完完全全的獨立而成為另外一個元。

所謂新的權力體系在尼克森的構想裏是怎樣的一個型態呢？我認為將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希望中共能維持一種溫和的態度，至少保持着一種溫和的態度來接受他們在國際政治體系裏的地位，更希望促成他們對外以及國內內政的態度也趨溫和；第二是希望中共和蘇聯對美國而言會彼此自我牽制，自我約束，換句話說是希望中共和蘇聯都不會對美國隨便衝動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三是美國希望他的盟邦能夠逐漸自立，雖不是完完全全脫離美國而與美國毫無關係，但是仍希望他們愈來愈自立更生。

這種體系我們叫作什麼呢？我們用個名詞稱為鬆型的兩極半的國際政治體系，在這種體系裏有什麼特點呢？就是這兩極主要的國家都必須要共同逐漸地促成彼此之間的諒解，要非常謹慎的且不能引起任何衝突，要將以往任何敵對的措施都慢慢解除，主要目的是說在這個世界上你的一舉一動任何作為都不能破壞國際的安定與和平。爲什麼美國願意這麼做呢？美國是希望在今後十年到十五年之間其國內不太熱衷於國際事務的情緒會逐漸改變，也許到那個時候，美國又變成爲一個非常積極且主動參與國際事務的國家。在這種體系裏的特點是：第一點是蘇聯和美國必須彼此尊重，彼此承認對方所謂的安全地帶——即過去所言之勢力範圍，比方說東歐是蘇聯的安全地帶，美國絕對不能干預，南美洲是美國的安全地帶，蘇聯亦絕不能干預，但是中東地區例外；第二點是關於非洲地區，美國和蘇聯都會盡量地不去干預這一地帶，至於中共會不會在非洲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呢？我看是不大可能；第三點是在今後世界上唯一恐怕不太穩定的地區還是中東一帶；第四點是美蘇兩國之間的競爭將是有限度的，而且是稍帶禮貌性的競爭，這麼說呢？就是說在這兩個半極的體系裏絕不會有兩個國家聯合起來而對抗第三國，這種競爭將會避免；第五點是今後在主義和思想鬥爭方面仍會繼續，但是不會像過去一九五〇年代那麼劇烈；第六點要盡量避免在核子競爭上引起或造成其它的衝突；第七點將會避免使得日本和西德完全獨立。以上所說的都是新的勢力均衡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特點，至於將來會有什麼改變，現在還不能知曉，不過我們可以預言幾件非常可能會發生的事情：第一是多數的國家今後將會特別注重他們本身的現代化，就是說其國內的現代化是他們唯一最重視的一點；第二是關於自然物資方面的短缺，將會成爲國際之間互相爭奪的

焦點，如果有衝突的話，亦不會擴展爲國際性的，大多數還是在某個區域裏面可能有些小的衝突；最後一點是我 想在一九九〇年以後，或是那時候美國可能又變成一個非常主動、積極且愛好參與國際事務的國家。以上所說的都是尼克森主義裏所談到的所謂一代的和平——大概是廿年左右，他並沒有談到永久的和平或是永遠不變的和平，就這一點而言我覺得尼克森是非常現實的，而且實現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不敢說一定能够做到。

——上接第37頁——

四 結語

世界形勢瞬息萬變，美歐關係自亦深受其影響。美歐關係不僅與二十五年前不同，即與十五年前亦迥然有異。無可諱言的，美國與歐洲盟友間存在有若干嚴重的問題，例如共同防禦、貿易及貨幣方面，解決之道必須以雙方共同的利益爲前提，以平等合作的態度始克有濟。

歐洲人若認爲蘇俄的威脅已告解除，大西洋聯盟關係無足輕重，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面對強大的蘇俄，除非西歐甘願「芬蘭化」（即以外交的馴順方式換取領土的完整），否則美國的承諾將永遠是決定歐洲大陸均勢平衡不可或缺的一大因素。

在經濟方面，歐洲人應該慎重考慮，一旦美歐發生貿易戰爭的後果，更不應忽略，先尋求一個「暫時協定」（Modus Vivendi），再對國際貨幣制度作一通盤而持久性的改革，乃是利己利人的兩全之策。

以共同防衛與貿易及貨幣問題爲兩大支柱的「新大西洋憲章構想」，可以說是重新檢討美歐關係的一大契機。不過，問題的解決仍有賴於未來的實際談判。就美國而言，美歐關係的重新檢討，不但不能妨礙西歐在任何方面的統合，相反的，更應在時間與方法上，力促其結合。對西歐來說，美歐關係的調整，也即是各會員國間利益的協調。歐洲的自我「認同」，係歐洲統合的起步；而美歐關係的合理調整，不僅是歐洲團結的先決條件，亦爲世界和平之所繫。

註①參閱陳元：實力壯大的歐洲共同市場，「問研」12卷5期。

註②U. S. News & World Report, Sep. 20.

註③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1973.